随笔

难说再见

舒安娜

人生有许多开始。开始上学，开始恋爱，开始工作，开始生儿育女，开始交朋友……人们总是对开始充满幻想憧憬，并且不遗余力地去进行策划、安排。人们也很难忘记开始时的种种情景，甚至是每一个细节。开始，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希望，太深的印象，太长的回忆。“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所以，人们十分重视开始，也是自在情理之中。

可是，人们可曾去想过如何结束开始，如何再见开始？

有开始就有结束。结束是开始的结局，再见是相聚的休止。不管害怕结局也罢，恐惧再见也好，结局和再见终究要降临，终究要面对。

我曾经有过许多开始——开始发表文章，开始弃文从政，开始体育锻炼，开始结朋交友……开始对我而言，并不困难。一切都按照生活的轨迹自自然然地运行着，我也没有去想过还会有什么结束。然而，开始若干年之后，我发现有些事情再继续下去的话，已经没有意义，甚至会带来痛苦和不快。这时候，我想到了结束。可是，当我下决心去结束时，我不得不说，结束比开始困难得多：和过去的生活告别困难，和曾经的朋友分手困难，和以往的习惯再见困难，和所有不顺心的事情一刀两断还是困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在潜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学习结束的方法和技巧，想象再见之后将要出现的各种场面。每每想及于此，我不禁潸然泪下，心痛不已。

我不得不自言自语：难说再见！

我深知，该再见时再见是一种勇气。可是，过去的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想要放弃，总是游移不定。比如，我想离开伴随我居住了多年的狭小住房，搬到宽敞明亮的空间。但是又一想，房子是人居住的外壳，人是房子的主人。没有人，没有好的心情，再豪华奢侈的房子也没有生气，也缺少灵魂。加之还要为新房奔波忙碌，心力交瘁。与其这样，还不如维持现状，得过且过。于是，没有了勇气和过去拜拜。

我也知道，该再见时再见是一种明智。朋友相处，重要的是包容对方、相互体谅。而人的胸怀拓展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谦让忍受到一定时日，就会万念俱灰，心如止水，真想说一句再见。因为再见无疑是明智的选择，甚至还能留下美好的回忆。何必拖延到双方都产生反感的时候呢？可是这句话也很难说出来。其中有责任在身的原因、有感情难舍的因素，或许还有自己心胸不够开阔、自尊心强的自身弱点的缘故。

我更明白，该再见时再见是一种解脱。然而，肩上已经承担着一份责任，想要丢开，总觉得失职。比如，我知道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钩心斗角的事情，不喜欢面对你争我夺的场面。总想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真诚相待。但生活偏偏要将这些难题摆在面前，回避不得。萌生退意不现实，迎难而上又觉得累得慌。感觉不到与人较量的快乐，更无从谈及有什么成就感，只好被繁杂的事情裹挟着，硬着头皮往前走，不知何时能够完了。

夫妻的感情有开始，也有结束。相知的朋友有开始，同样也会有结束。但是有一种感情却没有结束，那就是母亲对儿女的感情。母亲能做到永远怀念儿女，甚至在临死时手拿着儿女的照片喃喃自语。而踏出国门的儿女却能远离父母而十几年都不曾探望一眼……所以，爱情是短暂的。亲情是永远的。朋友是短暂的，孤独是长久的。

我无数次地想，把沉重的负担、郁闷的心情远远抛到脑后，怀着一份欣喜去迎接新的生活，该有多好！把名利、官职、金钱等一切束缚自己的东西都弃置不理，该有多好！把美好的品格、宽广的胸怀、温暖的话语、深沉的感情……凡是能留给对方的都留下，不埋怨别人，不迁怒他人，该有多好！

恰到好处的再见真是一种能力，一种境界。但是我不具备。我想这是我的性格所决定了的。“性格决定命运”，的确如此。所以我觉得自己活得很累，是一个天生就累的角色。

“大男人不好做，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同样，“小女人也不好做，躺下自己为痛苦疗伤。”

既然如此，那就自我安慰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阿Q。”

难说再见！

商都钟鼓

有种举止叫潇洒

陈鲁民

谁也没想到，今年春晚真正出彩的并不是那些专业大腕，而是两个农民歌手马广福、刘仁喜。他们一个是种田大户，一个是养殖大户，演唱风格又是一土一洋，土的唱信天游和阿宝有一拼，比名牌歌星王宏伟不落下风，洋的唱意大利咏叹调《图兰多》，响遏行云，让专业歌手吕继宏也稍逊一筹。

圈里人都知道，上春晚就像登龙门，只要你能在春晚亮个相，就会立刻身价倍增。可那两个农民歌手呢，虽然也接到了走穴的邀请，且价格不菲，却硬是不“开窍”，放着能大把挣钱的机会不要，演出结束后就直接回到了农村老家。一个“心里最惦记的是家里那100多亩稻田”，一个关心家里的几十头奶牛掉膘了没有，而且，一个表示“种地才是我的主业”，一个说“还是做个农民吧”！

两个农民歌手，特立独行，受宠不惊，拿得起，放得下，本色自然，纯朴坦荡，不为名缰利锁羁绊，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词：潇洒。

说到潇洒，最容易让我们想起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曹丕带头在亡友坟上学驴叫，阮籍的“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苏门先生孙登的仰天长啸，响遏行云，刘伶的以诗下酒，“死便埋我”，都是潇洒至极。特别是嵇康，“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诗好文妙，棋绝琴精，就连喝醉酒的醉态，也是那么的潇洒，令人神往：“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王勃的潇洒，那是深浸在骨子里，根本无法仿效的。滕王阁上，名流如云，一片喧嚣，类似今日“春晚”。只见他飘然而至，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便留下千载不朽华丽诗篇，还没等众人的赞叹之声平息，在大家目瞪口呆的眼光里，他又悠然而去，踏上寻梦之旅。

周公瑾的潇洒，一半得感谢苏东坡，因为“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词句，似乎比赤壁鏖战影响要更深远。当然，苏学士自己就是天下第一潇洒之人，一个屡遭贬谪之人，始终都是那么乐观豁达，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吟啸徐行，“也无风雨也无晴”。

春晚大幕落下，两个农民歌手回去了，非常潇洒地回去了。春晚舞台的辉煌并没有使他们骄妄，观众的热烈喝彩也没让他们轻飘，他们的根仍深深地扎在黑土地里。送送他们吧，就用同样也是个潇洒人物的著名诗歌：“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山水之间（摄影） 亦 非

新书架

《1978～2008私人阅读史》

青 璎

翻开这本私人阅读史，更像一本关于阅读记忆的口述史。止庵、扬之水、王鲁湘、沈昌文、陈思和等等这些行贯于现代文学阅读和评论前端的评论家或学者，他们以三十年为刻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将自己的阅读心得经纬交错贯穿于整个中国人最贫乏也是最美好的阅读时光。

从1978～2008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社会全面开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历程，如何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展现某种年代、某种文化的转型与过度，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策划点，以专家的年龄段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如果再加上尚未出场的80后，其实构成了一种阅读的“层差”。

阅读不但是个体的接受史，还是一个整体相互诠释，熠熠再生的历史，这是一种阅读的解释学。读这样一本书的意义所在，是可以看到一代人，在阅读上的趣味取向，甚至是整个时代的好恶取向。从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中国人在阅读潮流上如同转马灯一样转个不停，那么这三十年的私人阅读史，更像是一个时代记忆的镜子，它不但照见个体而且光照他人，如同《华严经》所说的，镜镜互涉，交错成为一个记忆的丛林。

随笔

访永泰寺纪略

丘之平

巍巍嵩岳，名刹林立，其中永泰寺以其独特的佛教文化、悠久的历史、特殊的建寺背景而闻名。我数次慕名前往拜谒，感到收获颇丰。

从郑州沿郑少高速一路西南行，到登封后绕城北公路西行至少林寺不远处，便可见到去永泰寺的路标。此寺坐东朝西，背靠太室山，因北魏孝明帝的妹妹永泰公主在此落发为尼而得名。纵观寺之四周，左有少林水库相绕，右有子晋峰相衬，后有望都峰做后盾，前有少林寺相望。其周遭千山万壑，绿水秀林，早则百鸟啁啾，晚则霞光万道，加上雄浑的古塔点缀其间，真真让人流连忘返。

远远望去，永泰寺建筑规整，山门、天王殿、中佛殿、大雄宝殿、皇姑楼等建筑被一圈红墙围在院落内，古朴而庄严。殿中敬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等众佛像，也有文殊、普贤、观世音等诸菩萨，寺主永泰公主的石像安放于最后一排的建筑皇姑楼内。从外表看，永泰公主头戴僧帽，项挂佛珠，身着僧衣，双手合十，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她满面圆润，眉清目秀，鼻梁中直，口若含珠，灵气毕现。她神态安详，双目微闭，余光迷离，似乎已进入无我禅定之中。古时没有照相设备，不知永泰公主是否真的长得如此端庄秀美，但以其公主的出身，其相貌必非同寻常。

永泰公主是北魏宣武帝的女儿，她出家为尼的原因尚存争议。不过笔者认为她是因为躲避宫廷斗争而出家。公元515年，当时的宣武帝驾崩后，永泰公主的哥哥孝明帝继位，但当时其年岁尚幼，由太后临朝称制，到了孝明帝长大成人，太后仍以种种理由不还政于帝，所以就引发了皇权之争。在这场斗争中，永泰公主站在了哥哥一边，遭到皇太后的嫉恨，所以不得不遁入空门。

永泰寺有几件宝物可圈可点。

一是千年娑罗树。此树位于大雄宝殿前面，传说为永泰公主亲手所植。娑罗树为佛家的三宝树之一。三宝树即无忧树、菩提树（又称毕钵罗树）、娑罗树。当年佛祖在无忧树下降生，在菩提树下觉悟，在娑罗树下涅槃。这棵娑罗树已有近1500年的树龄，但夏天仍枝叶繁茂，高大崔巍，被誉为佛爷的凉伞。二是古杨树，位于中佛殿月台北侧，此树参天耸立，与娑罗树同龄，被称为佛爷的旗杆。令人称奇的是，这棵杨树树干已空，而生机勃勃如常，正应了佛家四大皆空的教诲。三是公主井，传说永泰公主在此出家后，因寺院缺少水源，众尼僧必须到山外去抬水，有几个尼僧因此而丧生于狼虫虎豹之口，永泰公主为修成正果而锲而不舍，毫无退却之意，这种精神感动了禅宗初祖达摩，达摩在永泰寺中用禅杖一扎，即成一井。霎时井水上涌，且甘洌爽口。这口井历经千年而不坏，至今井水仍清澈纯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三次到永泰寺参观游览，感受都不一样。初到那里，正值烈日炎炎的夏日上午，入寺后觉得凉爽惬意，似有佛家所云去除灼热得清凉之感；再到那里是一个秋日的黄昏，落日的余晖洒满全寺，使之金碧辉煌，像是《佛说阿弥陀经》描写之西方极乐世界；三到那里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日月已没，星河在天，万籁俱寂，寺院周围的山谷空空如也，我则如入有余之涅槃。

人物（国画） 丁绍光

郑邑旧事

京水河与小京水（下）

朱永忠 卢 志

数日后，赵普回朝，赵匡胤把赵普传到金殿，将兴建新都计划讲述一遍。赵普闻听大惊，知道赵匡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扯闲话的口气谏道：万岁，臣在回京路上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人家钱财万贯，妻妾成群，住的是楼台亭阁，吃的是山珍海味，真是富贵无比，但他仍不满足，却想去偷袭他的邻居。赵匡胤一听，不假思索地说，想是他邻居家富比王侯。赵普继续说，邻居家住的是茅草破屋，吃的是野菜粗糠，家徒四壁，衣不蔽体，何富之有？赵匡胤一听，哈哈大笑，朕不信天下竟有如此蠢人！赵普话锋一转，趁机谏道，不错，那人确实是傻得出奇。万岁，臣想汴梁城高池深，人物富庶，东有泰山之险，西有潼关之固，乃五朝建都之地。郑州西郊沟壑纵横，地瘠人穷，无险可守，并且那里的地势是四面高中间低。孙子曰“高防围困低防淹”，如贼兵决黄河之水，新都必成泽国，因此，此地乃一绝地。万岁如不按天时，不择地利，不顺民情，大兴土木，如此下去，大宋危矣！赵匡胤一听，觉得赵普讲得有理有据，如一意孤行，必失民心，社稷不稳。至那时，自己岂不成了赵普讲的那个蠢人吗？想到此，便夸奖赵普几句，再不提迁都之事。

在封建王朝，皇帝是金口玉言，赵匡胤既传旨改古河道为京水河，已泼出去的水难收。从此，人们便称此河为京水河。后来宋氏始祖从山东费县柏林村乞讨至郑州塔湾佛祖庙旁搭庵棚栖身，后成家生三子，长大到大李村当长工，靠京水河旁挖三条窑洞居住，村以河名。但京水河下游已有一村叫京水，为有区别，便在村名前加个小字，从此，小京水的村名便叫开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京水河因久不疏浚，河道淤塞，每逢夏季暴雨，京水河泛滥成灾。朝廷任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集民夫15万，军士2万，贾鲁亲自指挥，是年4月动工，7月完工。害河变成利河，民感贾鲁之德，遂改京水河为贾鲁河，但小京水的村名却一直沿用迄今。

海群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行政总监，比晴晴大四岁，年轻有为。和晴晴拍拖一年多，今日终于修成正果。

他喜笑颜开地和众人打着招呼并派发利是，兄弟团个个西装革履穿戴正式，有人开始帮忙张罗，有人大声道喜祝贺，更有人叫嚷要看新娘子，屋子里一时热闹起来。

人群喧哗中，一个神情淡漠的高瘦男子引起我的注意，他与众不同地穿着淡蓝色衬衣，随意敞开的深灰休闲西装里面甚至没有打领带。他双手抄着裤袋，正漫不经心地四处浏览着，显得与周遭的忙乱格格不入。

“那个家伙是谁啊？”我忍不住低头问晴晴。

晴晴看了那个人一眼，无奈地笑着说：“那个，可不就是伴郎啰。”

“伴郎？”我不解道，“伴郎不应该是最卖力的那个么？他怎么这么悠闲。”

晴晴笑得更加无奈：“是啊，所以才会又有两个执行伴郎啊！”说着指了指其中两个忙得不亦乐乎的西装男，又道，“海群呀，坚持要他最好的兄弟当伴郎，可那个人是出了名的懒散，他说当伴郎可以，但一定要再加上两个执行伴郎，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不禁又瞟了那人一眼。呵，天下奇闻，居然还有这么无理的家伙，拿别人的婚礼当儿戏么！

沈鱼◉著

朝九晚五 Nine To Five

用真实的文字再现职场原生状态

献给所有朝九晚五、为事业与爱情努力拼搏的白领丽人

02

海群在客厅里忙了一圈后，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来，晴晴和他视线相对，两人竟然都有些羞赧。

“亲一个，亲一个！”有人带头起哄，大伙也跟着叫嚷起来。

海群乐呵呵地扶着晴晴双肩，“叭”的一声响亮地亲在她的脸颊上。

众人一阵叫好，有人大叫：“哟，新娘子脸红了，好美哟！”不知哪个家伙也跟着大声叫了一句：“伴娘也好美哟，名花有主了没有啊？”

大伙又是一阵哄笑，众多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我身上。

我有些羞恼，别过头，却对上了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轻扬的嘴角带着几分惫懒和揶揄，是那个懒散的伴郎。我赶紧移开视线，心中莫名气结。

“哎哟，新郎赶紧把新娘的鞋子找出来，不要误了吉时出门哦！”一位阿姨适时地插话进来，打断了人们对我的注意和猜测。

海群和一帮兄弟赶紧四下搜寻起来。有人明显很有经验，专门往床底下，衣柜边，缝隙处寻找。有人猜会不会用绳子拴在窗户外面，更有人猜可能藏在我这里，把我逼到角落直呼要搜我的包，吓得我连连摆手否认。

这样扰攘了好一阵子还是一无所获，女方的人都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海群开始有点毛躁，涎着脸向晴晴求助：“老婆，到底藏在哪里呀？”

晴晴抿着嘴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呃。”言罢仰起头大声用日语问我：“悠悠，どこなの（在哪里啊）？”

我隔着数人，也提高了音量回答她：“ほんだな（书架）！”

晴晴中学和我一样读过日语班，公众场合我们经常用日语来交流悄悄话，如购物时商量价格，又或是当着海群的面说他的坏话。每次海群只能摸着头看着我们窃窃笑语而无可奈何。

那个懒散的伴郎本来正好整以暇地靠在一角看着这一切，听到我和晴晴的对话，他突然愣了一下，环视四周，随即踱步到海群身边，对他附耳说了几句话。

只见海群的眉头开始舒展，慢慢换上一种领悟的笑容，并伸手点了点我和晴晴。

“你们这回可不能得逞了，有人听得懂的，嘿嘿。”海群说罢径直走到书架前，不一会儿工夫就搜出了那只红鞋子。

我不由得几分诧异。晴晴也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是哦，我都忘了他听得懂日语呢。”

“那是。”海群一边蹲下来给晴晴穿鞋子，一边得意地接话，“人家虽然不像你们专门学过，但人家原来可是有一个……”

说到这里海群猛地收住口，神色紧张地抬头看了那个伴郎一眼。

那个家伙正抽出一支烟准备点上，闻言也是微微一怔，眼里似乎闪过一丝阴霾，却又迅速地消失不见。

海群走过去一把搂住他的肩膀，他淡淡一笑无话，两人哥俩好地走了出去。

03

婚礼设在白天鹅的露天花园，我们到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撑起了一个可容纳两三百人的巨型白色帐篷。

离酒会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海群打点事情去了，我陪着晴晴坐在主席台旁边休息。

晴晴昨夜没有睡好，半夜起来梳头，今天又一大早起床梳洗打扮，经过接新娘的喧闹和刚才在夫家给长辈敬茶行礼的烦琐习俗后，她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便开始面露疲态，方才对我轻声抱怨说结婚真累人。

我深有同感地点头，别说是她，连我这个配角，也在旁累得不轻。

3

连 载

“剧本的事不着急，回头你把初稿发到我邮箱，我这几天就让他们把第一笔款子给你打过去。”孙海拍着张伟的肩膀说。

“那行吧，改天我攒你和方总他们几个。我的事就拜托你了，最近实在是周转不过来。”张伟说完，顺手把孙海的烟抄走了。他自己的烟抽完了，孙海面前码了两包芙蓉王。

孙海也不拦着，给张伟点了根烟，两人喝了个满杯。孙海喝成这样，估计想谈事情都谈不了。

王雪儿感觉到张伟脸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忧虑，这种忧虑转瞬就被张伟隐藏了起来。酒喝到一半，孙海和几个人耳语了几句后，抄起电话订唱歌的场地去了。张伟懒得去，就喊上几个剧务和场记的哥们儿，待会儿去他们常去的一家相对安静的酒吧。

张伟注意到醉眼矇眬的孙海有意无意地瞟着王雪儿，眼神充满了贪婪和霸占的渴望。王雪儿也注意到了孙海的眼神，她今天穿得很漂亮，引得饭馆的大部分食客都把眼睛盯到这个饭桌上。

孙海的眼神让张伟感觉有点别扭，他也说不清楚。照理说，他和孙海认识的要早，而王雪儿和自己关系并没有那么深，自己不应该对孙海的这种眼神反感。

可有些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吃到了九点半的样子，蔡总埋了单。孙海坚持要大家交换场地去KTV接着喝。幸好张伟和几个哥们早就商量好了，待会儿去酒吧聊聊天。

“王大美女，你跟谁走？”孙海红着眼问王雪儿。

“孙总，我今晚跟李哥走。”王雪儿不温不火地说。李哥是圈里的老大哥，公司的摄像。

孙海有点不高兴，但又没办法。蔡总看着王雪儿很自然地帮张伟拿起外套，暗自担心起张伟来。在蔡总看来，张伟和王雪儿两个走得太近了，而他们的暧昧关系，似乎没有任何终止的迹象。

19

春天就像一夜之间绿了全城的那一场雨一般来了。满大街的人们都换下了笨拙的冬装，俏丽的春装点缀着街景。

张伟坐大巴到太原，从太原转车，再去榆次县城，剧组的车在那里接他。张伟买了一大堆吃的，主要是零食，还有给导演组带的茶叶。

他坐着大巴，一路颠簸着赶到了榆次。这一路折腾得张伟感觉乏力得很。张伟颓废地逛了逛街，榆次老城很不错，保留了不少老房子。张伟暗自后悔没有带相机。

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一辆满是尘土的切诺基突然停在他身边，后排伸出来一个可爱的脑袋。张伟一看，顿时心情好了很多，是王雪儿。

“咦，你来得倒挺快的。”王雪儿笑嘻嘻地帮张伟接过背包，扔到了后备箱里，张伟上了后座。

“这是哪个组的车？”

“导演组的，徐导的专车。怎么样，你面子大吧？”王雪儿看了看张伟，几个月不见，张伟没什么变化，只是额头上有一圈细密的汗珠。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王雪儿伸手摸了摸张伟的额头，然后扁了扁嘴，把手指头的汗水在张伟的肩膀上擦了擦。

“可能是刚才走路走的吧。我们现在去哪儿？”张伟问道。

“去外景地，下午拍炸点。演员基本都放假了，都是群众演员上。你可以看看热闹，导演他们都在。”王雪儿解释道。

身陷娱乐圈 张磊★著

切诺基在路上飞奔，很快驶出了城区，顺着一条乡间土路开去。路渐渐地颠簸了起来，两人被颠得几次撞在一起。每撞一次，两人就相视而笑，会心地看着彼此。

叮叮咣咣颠簸了十来分钟之后，车在剧组边上停了下来。张伟和王雪儿下了车，剧组里认识张伟的人就凑了过来，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导演徐济周也从监视器后头走了过来，大声地说道：“哈哈，你小子，还活着呢？”

两人热情地握手拥抱，用男人的方式问候着对方。几年前，张伟担任过徐济周的一部战争题材戏的文学统筹，两人的合作空前愉快。

“这是吃的，有核桃，还有开心果、茶叶什么的。”张伟从背包里拽出一个大塑料袋来，“你的助理呢？”

导演助理过来接过了东西，几人就围在监视器、录音操作台边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烟火组的老大过来报告，炸点都折腾好了。

“好，第七集，第三十三场。炸点戏，各部门注意安全。武指的弟兄到位没有？”徐济周大声道。

“武指到位！”副导演躲在一个小土包后面喊。

“好，第一遍，听好了：炸点不动，武指走一下位置。安静了，开机，开始！”导演喊道。

24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